

渴望成为像蝴蝶一样自由翩跹的女子，
却堕入一场机关算尽的爱情，
爱情如春蚕般吐丝结茧，
却始终不致时局之残忍，
她用才情与深情，酿造人生的甘醇或苦酒。

胡蝶传

胡蝶传

我的每一天， 都是精彩首演

我的每一天，
都是精彩首演

胡蝶传

向向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的每一天, 都是精彩首演: 胡蝶传 / 向向著.
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5
ISBN 978-7-5399-7916-8

I. ①我… II. ①向… III. ①胡蝶 (1907~1989) —
传记 IV. ①K825.7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78651 号

书 名 我的每一天, 都是精彩首演: 胡蝶传

著 者 向 向

责任编辑 郝 鹏 孙金荣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8

字 数 160 千字

版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7916-8

定 价 33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三分糖（代序）

至少有连续三个夏天，我和一位双鱼座女生结伴去奶茶店买茶饮或咖啡，我记得，她总是在付钱的那一刻细声细气地对服务员说：去冰，三分糖。

声音很轻很轻，以至于服务员要重复她的问话，才能确保得到最准确的信息。然后是手起勺落，不锈钢冲调杯迅速被各种不知名的粉末和液体充满，上下左右地晃动，能听见它们极速而欢畅地融为一体。

我一直以为，那不是茶饮或咖啡，而是毒药。

为什么要喝呢？对我来说，不过是为了给盲目而无聊的上班期间找一个出来晃晃的机会。这样的答案，照见人生中最虚幻也最无奈的一面。

我是在这种结伴的行程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后，才发现她对多糖颇为介意。那时我想，对于一杯说不清来由的时兴饮品，多糖少

糖实在无伤大雅。她却不这样认为，只要甜度有一丝丝出入，便觉得这一次购买不太妥帖值当。

依靠一杯茶饮的甜度挑选店铺，这是她内心的准则，她循着这个准则，带上我，经常性地光顾她认为比较好的那几家小店。

我并非真正喜好这些时兴饮品，但这并不妨碍和她一起掏出零钱，喝上一杯。奇怪的是，我渐渐也学会了在服务员开始冲调前，提出一些常规之外的个人化要求，比如所加的料头，珍珠还是椰果？

但我从不说三分糖，在我这里，甜或是苦，都要浓烈些才更好。所以属于我的选择只有两种：无糖，或满糖。

她的三分糖，起先我不甚解，后来找到了根源——对喜欢或在意的物事最委婉的挑剔。比方说，她无法接受单纯为了钱去工作，却又可以忍受领导分配最无厘头的工作任务。

这种复合而矛盾的特质，使她表面上看起来更像个乖乖女，但其实呢，她内心的那把标尺，鲜明亮烈得很——这大约就是双鱼座女生的共性，她们执着地追求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，但丝毫不冒进莽撞。

我想说的是，后来那个耗费我十多万字笔墨的叫胡蝶的女人，也是典型的双鱼座，她出生于1908年2月21日。2月21日于我而言是个百感交集的数字，2012年的这一天，一个叫游向语的小朋友正式介入我的生命和生活，而105年前的同一天，类似的体悟属于胡蝶那身形高大、思想传统的母亲。

也许是因为这种巧合，我相信一开始，她也像我尚且幼小的孩

子一样，天真而普通。我几乎是怀着某种窥探般的好奇去了解她，一个已经死去二十多年、曾经风靡民国上海滩的陌生女人。

有关她的资料并不多，靠谱的，更少。我循着她的回忆录，在一些作者或臆想、或道听途说的讲述中，以换位思考的心，体会一代影后作为女人最本我的部分。无意正经八百地为她写传，我这远隔一个世纪的旁观者，只想以同为女人的立场去作一场也许冗长的解说——你们的耳朵无需贴在历史冰冷的大门上，我将用谁都能懂的普通话，说一位民国红伶的历历往事。

用整个夏天打下腹稿，出身平凡的胡蝶波澜起伏的一生，最后竟如转经筒上的铃铛，在眼前平缓而均匀地晃动。

和同时代的陆小曼、林徽因相比，胡蝶拥有的，是平凡不过的出身和家世。如果硬要说有什么幸运，那便是对她宠爱有加的父亲——她生命里最初遭遇的那个男人，幽默、宽厚而又开明，这些性格特质传递的正面能量，给予她一个健康茁壮的童年。

因此而来的单纯与天真，却用在一个叫林雪怀的男人身上，有的只是悔意。林雪怀是她的初恋，亦是她初上银幕时的搭档，他们相识相爱于一个虚构的故事里。她那时十六七岁，情窦初开，没头没脑地爱上他，未想过爱情终有一天要和现实发生更为密切的关系。

海誓山盟未能抵挡生活的庸常，那个帅得让她心慌的男人，因她渐盛的名声而压力重重，最终流连于声色犬马。两败俱伤的纠缠纷争由此开始，最后他们撕破脸皮对簿公堂，解除一纸婚约。

他死于失去她的落落寡欢，她重生于拖累结束后的解脱。说

起来，她比这个男人拥有更强韧的生命力，也或许她才是这段关系里率先感到真正无望的一方，以至于被动的解脱反倒成了对自己的成全。

她像无数初恋失败的少女那样明白了一个道理，挑男人不能只看长相。这时出现在追求者中的潘有声，因一般的外表和日常的体贴，收尽渔翁之利。他明明热烈却淡淡的表达，明明焦急却从容的等待，使她投入其中而不自知，这种潜移默化的爱情给了她交付一生的勇气。

命运从来都是个捣蛋鬼，他们之间的岔路，出现在抗战时期。戴笠是有意的搅局者，他用近乎疯狂的爱，侵略式地介入她的生活。

这是一场长达三年的“软禁”，也是她日后颇感屈辱的记忆。在权利和感情中周旋，在妥协与尊严中拉锯，她鲜有笑容，而那个横刀夺爱者，却为博她一笑不惜挥金如土、万死不辞。

在这场情感争夺中，潘有声毫无还手之力，因为他的对手是杀人如麻、令人谈之色变的军统局长。他无谓的反抗所能招致的不过是生命威胁，他虽爱她犹如爱生命，但同时作为一个父亲，如何能斩断对子女的牵念而不顾一切！

她的尊严在生死权衡中变得微不足道，到后来，面对狂热的戴笠，渐渐有了接纳和取悦的意思——无论身体还是感情，终究都被和盘托出。

但戴笠也只是过客。抗战胜利后的一天，他所乘的飞机失事，死于奔向她的途中——前一晚，她刚在电话里叫他回来，暴风雨里，

这朝着红颜的一飞，竟是那么悲壮惨烈。

她分不清是高兴还是悲伤地哭了。

潘有声复又回来，关于她的爱情原本不再有悬念，只是他到底无法陪她到老。他因癌症英年早逝，她用了整整七年时间走出彻底失去他的阴霾，只是从此再无能力如此深沉地去爱任何人。

深刻的爱情主线之外，令人津津乐道的大约还有她和郑正秋亦师亦友的关系。面对他于艺术上的引领，难免有暧昧，只是她生性善良而冷静，最后大约也是抱着不伤害别人的心，将一份情愫深埋于心底。他先她多年而去，出殡时她抚棺而行，那份彻骨悲伤令人动容。

似乎每个对她怀有感情的男人都先她而去，她从青年时开始就不得不面对因此而来的遗憾、痛苦或孤独。

情感历尽波折，事业却几乎是一帆风顺，她一生饰演电影近百部，且三次荣膺“电影皇后”的称号。这件事搁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，无形中已构成对男权社会的挑衅，大约这才是她情路坎坷的真正原因。林雪怀是最典型的“受害者”，他若非受不了她比他更会赚钱、靠她养活的事实，也不至于堕落到天天去逛妓院和赌场；最懂欣赏她的潘有声，亦是为她的名声所累才有了因戴笠而起的夺妻之恨。

她的光环是一把刀，爱她的男人被刺伤，不爱她的，自惭形秽。

胡蝶的一生亦可当作一个女人不能两全的奋斗史——她对电影有多热情，对生活便有多隐忍，即使在最不堪的岁月，也从未有过

放弃人生的念头。这种珍视与自重，是为情自杀的阮玲玉所不具备的能力与情怀。

选择隐忍，便拒绝了人生的过分戏剧化，即便是那些荒诞离奇的遭遇，也都被分割成一天一天切实的日子，她的生命终因这些或甘甜或苦痛的经历而获得最后的圆满。晚年时她生活在风景如画的温哥华，成为25楼公寓里的独居老人，从那里一眼就能望见碧海蓝天。无数个海鸟翩跹的午后，她携一包爆米花或花生米下楼，走向附近的海滩，闲散的脚步尘封所有的过往。

这是极力想写得严肃些但仍蹦跳不止的文字，我因此看见她乱世里的青春含苞结穗，而岁月像一把带钩的镰刀，刈割过后的田野在干涸的秋冬龟裂如巨大的掌纹，或一幅浓艳又苍凉的意象画。

我看见一个混乱的世界，一颗隐忍而澄明的心，以及纷繁的人生际遇。

而后来，她只是全神贯注地在靠海的宽大病房里筹划一生中最浪漫的事——那是1989年春天，莺飞草长，她最后一次振翅，赶赴一场有关重逢的、永远的约会。

向 向

2013年10月9日 杭州

目 录

三分糖（代序） 001

正文 001

胡蝶电影作品概览 245

参考文献 247

1

温哥华。宽大的病房里，传来远处海涛拍岸的声音，忽疾忽缓。

胡蝶躺着，如今她是病人。她是在一次散步中摔跤中风的，她的身体，一侧麻木没有知觉，另一侧灵活自如，它们想要在这奇怪的对峙中寻求共处的办法，最后，灵活的一侧不得不选择妥协——受另外一侧牵绊，它也只能这样静静地躺着，一动不动。

一个五十多岁、身材高大的男人，推门进来，手里拎着银色保温盒，身上有青草混着海风的微腥。他说，妈妈，今天天气真好，喝完粥我推您出去转转吧。

她高兴地笑了，那笑容里，酒窝僵持着，岿然而坚硬。

在儿子离开的一小段时间里，她一直默默地望着天花板，数数。她本想睡一会儿，但那些来自往昔的片段总是纷纷扰扰，以至于睡不着。大约四十年前也有那么一阵，她像现在一样睡不着，只是那时，

她尚能辗转反侧，不如眼下这般只能选择安静。

静止。面对这唯一的选项，八十一岁的她不准备作任何争辩。

此时，床头柜的时钟滴答声，在儿子对着米粥吹气时，几近消失。瘦肉丝和青菜叶在米粥里悬浮着，她张合的嘴，缓慢得如同静止。她想起四十多年前，眼前的男人只是一个小不点儿，他坐在扁担挑起的蔑箩一头，放声大哭，另一端的蔑箩里，是他稍大些的姐姐。

混在逃难的人群中，他的哭声渐渐嘶哑，直到终于停住。

记忆总是从这里掀开，那是她一生所经历的苦难的开端，深嵌于历史中的命运，谷底潜行。

苦难这奇怪的加冕，与高潮时的影后桂冠并肩而立，她有些恍惚。好像这八十一年的人生，是因着这种对比才血肉丰满。好吧，让那些后悔或开怀的事，全都在一碗粥的软糯里抵消吧。

没有什么需要厘清。她带着平静如水的心，跟麻木作最后的对抗——她尤其不喜欢连痛也不对称的时光。此刻她更希望以完整灵活之躯，去赶赴一个重逢的约会，她的爱人在另一边等她，等了三十多年。

她被儿子扶上轮椅，门外阳光巨大，海风如丝缎柔滑，鸽子翩跹，草木繁盛。

带爆米花了吗？她问。

她的儿子从一侧的挂袋里，摸出纸包，说都在这里。

爆米花有烘烤过后的奶油的金黄，香味四溢，她伸出灵活的那只手，取一小把，丢进嘴里。咯吱咯吱的声响从脸颊骨传进耳膜，

竟如轰鸣，她无法忍受这份聒噪，草草地吞咽。

轮椅滚过长长的石板小道，不过一刻工夫，已到海边。

沙滩上，几乎没有脚印，儿子撒着爆米花，鸽子或其他鸟雀围拢过来，吵闹，争抢，突然一哄而散后，又意犹未尽地飞来，飞来……

停歇或迂回的鸟儿，在沧海一角消磨无尽的闲适。而海上的蝴蝶呢，薄如纸翼的翅膀已裹满水气，肉身沉重，眼看就要一头栽进水里——这巨大的海面如洁净的、流动的棺材，她突然感动到不能自己。

眼角有一滴泪。

这时她莫名地想起小时候，父亲抱着她穿过胡同，街边小贩大声叫卖，楼房转角处，低飞的鸽子，成群结队。

2

时间回到 1908 年的上海。

那是冬末的一天，暮色渐浓，雪落了下来。雪不是那种推开柴门亮瞎了眼的雪，它纵然也是大朵大朵的，却难以毯子般的把这参差不齐的城市裹了去。因此它只是下着，一筹莫展地像落进巨大的嘴里。

上海正哈着气。

她的第一声啼哭，撞见这冬末盛事。

往后她散落在各处的履历，总是提起 1908 年 2 月 21 日的上海提篮桥铺庆里——这抽象的出生地，具体的弄堂名称早已湮没在厚厚的历史烟尘中。

她本不叫胡蝶，父亲胡少贡给予她的名字叫瑞华，从字面看，那一天大约是真落过雪的，瑞雪之光华，不正好与这名字相衬吗？

大人们喜欢把对孩子的期许暗喻在姓名中，她的父亲也不例外，就连“宝娟”这个小名，也有珍视、珍贵之意。

因为她是长女，是这个家里的头彩。

那时上海的家，虽是租来的，家具配置倒也齐全。摆设的风格偏西式，棕黄色真皮沙发三件一组，茶几玻璃下覆了鹅黄桌布，垂地的大花窗帘带一层半透明的薄纱，窗户没有关严，有冷风，吹得纱帘微微荡漾。

中等身材的父亲坐在沙发上打电话的时候，高大壮硕的母亲抱着她，正一脸疲惫地半偎在卧房床上。

喜讯是报给姑姑的。

姑姑是家里的大人物，嫁给了唐绍仪的弟弟，唐绍仪是清朝灭亡后段祺瑞政府的总理。按旧时的观念，他们家，虽是七弯八拐，后来也就有了几分“皇亲国戚”的意思。但那时姑父的兄长尚不是民国总理，就在她出生那一年，他还作为清朝特使出访美国呢。

姑姑嫁了好人家，给娘家人匀出的福荫实在不少。父母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从广东老家到上海来的，也因着这层背景，即使是时局动荡，她的出生给这个家庭带来的惊喜还是被放到很大。

满月酒选在颇高档的一家酒楼，高朋满座，她的父亲被酒精熏得通红的脸，晃来晃去。他一手举着杯子，一手拎着酒瓶，逢人就说，今天可真是高兴。

真像个酒鬼。

她显然对这一切毫无兴趣，蚕丝小被裹着没完没了的睡意，母

亲宽大的手掌轻拍着，从她小小的后背传来最绵密的温柔，那时的母亲看起来像个慈爱的皇后，威严又不失柔软。

酒席摆了十几桌，父亲绕着桌子敬酒，母亲偶尔从怀抱她的姿势中空出一只手来，拣蔬菜尝上一口。漫长的月子生活使她对绿色食物产生了强烈的欲望，但又舍不得把孩子放进旁边的摇篮里，因此对于吃这件事，只能是蜻蜓点水般，浅尝辄止。

如此宝贝她，像是料定了她就是此生的唯一。大约，这也可以归划为女人的直觉，她的母亲在生了她之后再未生育。

那时她躺在母亲怀中，有微微的几乎听不见的鼾声。不时有人（尤其是女人）搁下手中的碗筷走到她母亲身边来，打量她小小的、白净的脸——面上的酒窝，使她获得了无数赞辞——酒窝与美女内在的关联，为恭喜祝福提供最好的修辞。

酒席上她总算醒了一次，微张双眼，一脸茫然地环顾四周。除了母亲凑近的脸，她其实什么也看不到，世界混沌如初，她打探世界的本能只坚持了几分钟就宣告结束。

睡梦复又归来，怎样的现实世界，她不需为时过早地关心，但因她而来的喜悦，在这个家里盘桓了很久。父亲因此意气风发，连上班也更加带劲，原本寡言的母亲总是情不自禁地哼起小曲，仿佛世界上再没有什么烦心事。

父母的珍视，是上天赐给她的最初的幸运。

那本不是什么安稳的世道——1908年连续死了两位重要人物：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，这使原本已岌岌可危的清王朝更添几许暮气，

民间亦是激流暗涌。

其时的湖南一带正闹饥荒，而其他许多省份，都面临着货币贬值、物价奇贵、税赋繁重等许多社会问题。光绪和慈禧驾崩的次年，清朝老臣张之洞也随之病倒，他在遗折中的谏言是这么说的：“当此国步维艰，外患日棘，民穷财尽，百废待兴，朝廷方宵旰忧勤，预备立宪，但能自强不息，终可转危为安。”

晚清并未按张之洞所期望的那样“转危为安”，甚至于，历史连回光返照的机会都没有给它。再拖个四年，辛亥革命给它烧了一把落气钱，小皇帝溥仪逊位，清朝便彻彻底底地寿终正寝了。

此时的瑞华已然四岁，从呱呱坠地、咿呀学语，到可依稀记事，属于她的，不过是旧上海九曲回肠的老弄堂。弄堂幽深繁复，大约可和穴居生物的宅所相提并论。然而既然是江南，就一定会有这样的时刻——阳光和着树叶，从雕花窗棂里透进来，带来幽暗里一丝躲也躲不掉的明媚。

她围着茶几跑来跑去，母亲穿着没过脚踝的长衫，在厨房里熬苦瓜排骨汤。

再没有其他人（如果是父亲下班后，又该热闹一些）。

其实，最好的时候是买菜，母亲会带上她，去弄堂另一头的市场。一路经过的，有卖棉花糖的摊子，还有家南杂店，每隔个几天就有广州来的水果。芒果、香蕉和荔枝，这些东西放在上海，都是稀有物种，但母亲会时不时买一些。

吃热带产的水果，是对家乡的念想，也像一种仪式。然而除了